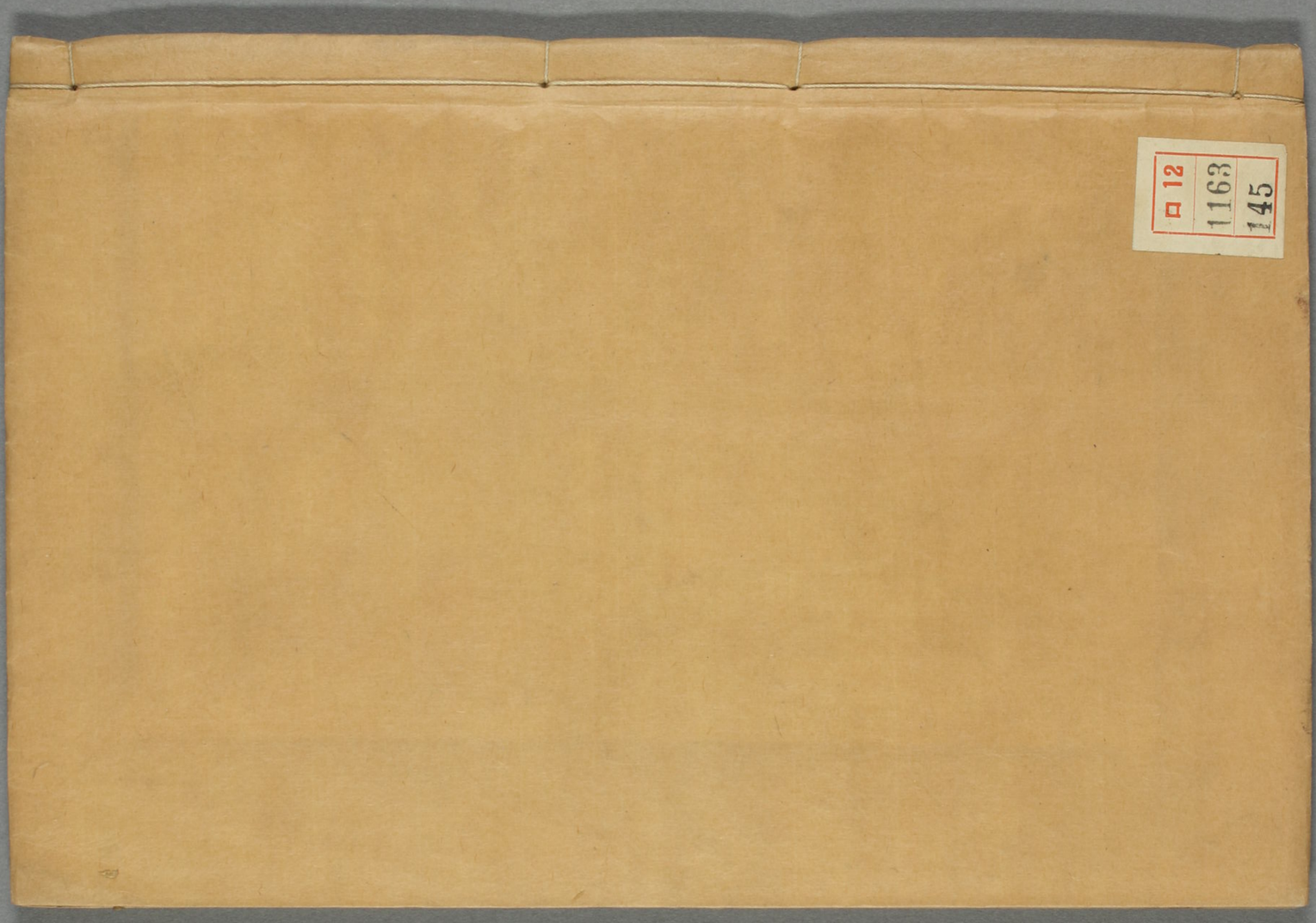
□ 12
1163
145

口 12
1163
145

D12
1163
(145)

越後三浦家
春君遺贈此
書以為其先
妣記念維時
明治廿九年
六月三十日

1163
145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臣秦蕙田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葬考九

山陵三

唐獻祖建初陵

唐書開元十一年八月追號宣皇帝曰獻祖

元和郡縣志宣皇帝建初陵高四丈周廻八十丈

懿祖啓運陵

唐書開元十一年八月追號光皇帝曰懿祖

元和郡縣志光皇帝啓運陵高四丈周廻六十步建初啓運二陵共塋周一百五十六步均在昭慶縣西南二十里

唐禮樂志開元十五年敕宣皇帝光皇帝陵以縣令

檢校州長官歲一巡

太祖興寧陵

唐書武德元年六月追謚皇祖曰景皇帝廟號太祖唐地理志興寧陵在咸陽縣咸陽原

世祖永康陵

唐書武德元年六月追謚皇考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太平寰宇記唐永康陵在三原縣北一十八里唐禮樂志開元二十八年制以宣皇帝光皇帝景皇帝元皇帝帝追尊號謚有制而陵寢所奉未稱建初啓運陵如興寧永康陵置署官陵戶春秋仲月分命公卿巡謁

高祖顯陵

唐書武德九年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九年五月庚子崩于垂拱前殿十月庚寅葬獻陵

唐會要太宗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在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秘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帝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鉗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

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
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
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
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
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
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
制其畧云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
爲棺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
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
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
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並盡
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使吾爲戮尸於地下
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

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
止於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
高遠堯舜有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
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戚也今爲丘隴如
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
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漢之霸陵既
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
可不起宜因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
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丘封大小
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　不得用
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
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二十七日已依霸陵今爲墳
隴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久長

之慮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墳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今人衆不及往時而功力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頓爲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發毀之憂朕爲此不能自決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案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爲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爲宏侈二文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爲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遵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爲子卿等爲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元和郡縣志獻陵在三原縣東一十五里

唐后妃傳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崩于涿郡帝有天下詔即所葬園爲壽安陵及祔獻陵尊爲太穆皇后

獻陵陪葬

館陶公主

楚國太妃萬氏

河間元王孝恭金石錄唐太尉兼侍中河間王孝恭碑文本撰碑于立政書貞觀十四年立

襄邑恭王神符

清河王誕

韓王元嘉京兆金石錄唐太尉兼侍中河間王孝恭碑在三原縣史韓王元嘉碑在三原縣

彭思王元則〔京兆金石録唐贈司徒荆州都督彭王元則碑在三原縣〕
道孝王元慶〔京兆金石録唐贈司徒荆州都督道王元慶碑在三原縣〕
鄭惠王元懿〔京兆金石録唐贈司徒荆州都督鄭王元懿碑在三原縣〕
虢莊王元鳳
酆悼王元亨〔京兆金石録唐金州刺史酆王元亨碑在三原縣〕
徐康王元禮
滕王元嬰〔京兆金石録唐贈司徒蔡州都督滕王元嬰碑在三原縣〕
鄧康王元裕〔京兆金石録唐贈司徒益州都督鄧王元裕碑在三原縣〕
魯王元慶〔京兆金石録唐太子太師魯王元慶碑在三原縣〕
霍王元軌〔京兆金石録唐司徒貴州刺史霍王元軌碑在三原縣〕
江安王元祥〔京兆金石録唐贈司徒并州都督江王元祥碑在三原縣〕
密貞王元曉〔京兆金石録唐揚州都督密王元曉碑在三原縣〕
并州總管張綸

榮國公樊興〔京兆金石録唐左武衛大將軍樊興碑在三原縣〕
平原郡公王長楷
譚國公丘和〔京兆金石録唐贈荆州總管譚國襄公丘和碑在三原縣〕
巢國公錢九隴〔京兆金石録唐潭州都督巢國勇公錢九隴碑在三原縣貞觀中立〕
刑部尚書劉德威〔京兆金石録唐刑部尚書彭城襄公劉德威碑許敬宗撰文李元模書永徽二年立〕
刑部尚書沈叔安〔京兆金石録唐潭州都督吳興郡公沈叔安碑在三原縣〕
太宗昭陵
唐書地理志貞觀十年營昭陵析雲陽咸陽置醴泉縣
太宗紀十年六月己卯皇后崩十一月庚寅葬文德皇后于昭陵
后妃傳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從幸九成宮屬疾大漸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因山爲隴無起墳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葬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及崩葬昭陵因九嵕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

金石録唐太宗御製表歐陽詢八分書貞觀十年刻太宗爲文德皇后立其文載於實録世頗罕傳今石刻已磨滅其畧可見者有云無金玉之寶玩用之物木馬寓人有形而已欲使盜賊息心存亡無異又云俯視漢家諸陵猶如蟻垤皆被穿窬今營此陵制度卑狹用功省少望與天地相畢永無後患其言非不丁寧切至也然竟不免溫韜之禍太宗英武聰明過人甚遠而於此眷眷不忘何哉以此知死生之際能超然無累者聖哲之所難也

唐書十一年二月丁巳營九嵕山爲陵賜功臣密戚陪塋地及秘器

唐鑑十一年二月帝自爲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壠勞費天下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已有今因九嵕山爲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歿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范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爲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冢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爲

之賈禍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爲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爲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舊唐書二月丁亥詔曰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壽者脩短之一期生有七尺之形壽以百齡爲限含靈稟氣莫不同焉皆得之於自然不可分外企也是以禮記云君即位而爲棺槨莊周云勞我以形息我以死豈非聖人遠鑒通賢深識末代以來明辟蓋寡靡不矜黃屋之尊慮白駒之過並多拘忌有慕遐年謂雲車易乘羲輪可駐異軌同趣其弊甚矣有隋之季海內橫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朕投袂發憤情深拯溺扶翼義師濟斯塗炭賴蒼昊降鑒股肱宣力提劍指麾天下大定此朕之宿志於斯已畢猶恐身後之日子子孫孫習於流俗猶狥常禮加四重之櫬伐百祀之木勞擾百姓崇厚山陵今預爲此制務從儉約於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積以歲月漸而備之木馬塗車土桴葦籥事合古典不爲時用又佐命功臣或義深舟楫或謀定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豈異我哉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

貞觀政要十一年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眞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不得見也上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世貽則乃備於棺槨譏僭侈者非愛其厚費美儉薄者實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

之說秦穆明君也壙泉無丘隴之處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延陵慈父也贏博可隱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乃便體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也洎乎闔閭違禮珠玉爲息雁始皇無度水銀爲江海季孫擅魯斂以璠璵桓魋專宋葬以石槨莫不因多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辱玄廬既發致焚如於夜臺黃腸再開同暴骸於中野詳思曩事豈不悲哉由此觀之奢儉者可以爲戒節儉者可以爲師矣

戈直曰漢文帝思以北山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張釋之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也異時文帝之遺詔曰厚葬以破業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斯言也其有感於釋之之言乎唐太宗初作獻陵務存隆厚猶文帝初年之意也虞世南諫而不能止十一年之詔豈非世南之言啓之歟

〔唐會要〕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頓費人功古者因山爲墳此誠便事九嵕山孤聳迥絶因而旁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營山陵於九嵕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務從儉約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相將陪陵又給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塋地一所及賜以秘器使宅安之時喪事無闕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爲左右而列墳高四丈以下三丈以上若父祖陪葬子孫從葬者亦如之

〔唐書〕二十年八月許陪陵者子孫從葬

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于含風殿八月庚寅葬昭陵

〔唐會要〕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因九嵕層峯鑿山南西深七十五尺爲玄宮山旁巖架梁爲棧道懸絶百仞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玄宮門頂上亦起遊殿文

德皇后即玄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於雙棧道上
山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亦依
故事留棧道準舊山陵使閻立德奏曰玄宮棧道本
留擬有今日今既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案故事
唯有寢宮安神供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
棧道固同山岳上鴈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
重有奏請乃依奏

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十
四人列於陵司馬北門內又刻石爲常所乘破敵馬
六匹於闕下

〔金石録〕昭陵四降王名殷仲容書六馬贊歐陽詢八
分書

〔元和郡縣志〕昭陵在醴泉縣東北二十五里

〔長安志〕昭陵因九嵕山爲陵在醴泉北五十里

〔后妃傳〕太宗賢妃徐惠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
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永徽元年卒陪
葬昭陵石室

安禄山事蹟潼關之戰我軍既敗賊將崔乾祐領白
旗引左右馳突我軍視之狀若神鬼又見黃旗軍數
百隊官軍潛謂是賊不敢逼之須臾又見與乾祐鬬
黃旗軍不勝退而又戰者不一俄不知所在後昭陵
秦是日靈宮前石人馬汗流

〔柳宗元集陳京行狀〕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
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
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
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

容而替之者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

案貞元十四年昭陵寢殿災以宰相崔損爲脩奉陵使宮寺憚輓汲請更其所損不能抗京獨持不可卒不從

昭陵陪葬

越國太妃燕氏越王貞母

趙國太妃楊氏趙王福母京兆金石錄趙國楊太妃碑李儼撰暢整書

紀國太妃韋氏紀王慎母

賢妃鄭氏

蜀悼王愔京兆金石錄贈司空并州都督蜀王愔碑咸亨中立

蔣王惲

越王貞

紀王慎

趙王福京兆金石錄贈司空并州都督趙王福碑咸亨元年立

曹王明

嗣紀王諡

高密公主駙馬都尉工部尚書杞國公段綸合葬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長廣公主駙馬都尉京兆金石錄墓誌正書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見金石錄駙馬都尉楊師道合葬有碑貞觀二十一年立見京兆金石錄

長沙公主駙馬都尉豆盧懷讓合葬

衡陽公主駙馬都尉阿史那社尒合葬見後以上高祖女

襄城公主唐書公主下嫁蕭鋭更嫁姜簡駙馬都尉蕭鋭合葬京兆金石錄南安都護姜簡墓碑永徽中立

南平公主駙馬都尉劉元懿合葬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遂安公主駙馬都尉王大禮合葬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長樂公主駙馬都尉長孫沖合葬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豫章公主駙馬都尉唐義識合葬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普安公主駙馬都尉史仁表合葬有碑見京兆金石錄

臨川公主駙馬都尉務合葬京兆金石錄唐駙馬都尉周道務合葬碑上元二年立

清河公主 駙馬都尉程懷亮合葬 金石錄清河公碑李儼撰暢整書

蘭陵公主 駙馬都尉竇懷貞 麟德元年十月 墓又有駙馬都尉寧遠將軍程懷亮碑 十九女碑以顯慶四年十月立李義府撰懷慈書 墓又有駙馬都尉竇懷慈合葬 集古録目公主名叔字麗眞太宗第

馬都尉兗州都督竇懷 慈碑見京兆金石録

晉安公主 駙馬都尉韋 思安合葬

安康公主 駙馬都尉獨孤謀合葬 有碑見京兆金石録

新興公主 駙馬都尉長孫曦合葬 有碑見京兆金石録

城陽公主 駙馬都尉薛瓘合葬 墓有駙馬都尉房州 刺史薛瓘碑咸亨中立見京兆金石録

新城公主 駙馬都尉韋正矩合葬 有碑見京兆金石録矩作舉

特進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贈司空荆州都督 宋國公蕭瑀

特進贈潭州都督觀國公楊恭仁 子思訓 京兆金石録 碑以貞觀十三年立

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贈司徒并州 都督申國公高士廉 許敬宗撰碑趙模書在劉洞村 金石録趙摸書字畫甚工蓋貞觀中太宗命臨蘭亭序者

集古録目碑以貞觀二十一年立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贈太尉并州都督梁國 公房喬 褚遂良書碑在劉洞村

太尉檢校中書令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

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萊國 公杜如晦 金石録虞世基撰碑歐陽詢書貞觀十四年立

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并州都督衛國公李靖 許敬宗撰碑王知敬書在劉洞村 集古録目碑以顯慶三年五月立

知政事特進贈司空太子太師相州都督鄭國公魏 徵子叔玉 太宗御製碑并書 古録目碑以貞觀十七年正月立 集

尚書左僕射虞國公贈特進溫彦博 歐陽詢書碑

中書令贈侍中廣州都督江陵縣子岑文本 京兆金石録碑以貞觀十八年立

五百五十三

太子太師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英國公李勣 子震 高宗御製碑
并書在劉洞村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馬周 子載 許敬宗撰碑殷仲容書在古村

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固 許敬宗撰碑子立政書在西峪村

都督高陽郡公許敬宗 集古録目碑以顯慶元年十月立

中書令太子少師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固 許敬宗撰碑子立政書在西峪村

安縣公崔敦禮 于志寧撰碑子立政書在古村 集古録目碑以顯慶元年十月立

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并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恭 許敬宗撰碑 集古録目碑以顯慶四年三月立 子寶琳 集古録目許敬宗撰碑王知敬書元亨元年立

左武衛大將軍贈徐州都督胡國公秦瓊 許敬宗撰碑京兆金石録碑以貞觀十三年立

贈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褒國公段志玄 碑在儀門村寶刻叢編碑以貞觀十六年立文云君諱某字志玄而其名已殘缺然史初不載其名也

輔國大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夔國公劉弘基

左驍衛大將軍贈荆州都督薛國公長孫順德 京兆金石録碑永徽中立

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盧國公程知節 許敬宗撰碑 集古録目碑以麟德二年十月立在昭陵

弘文館學士贈禮部尚書永興公虞世南 墓有碑見京兆金石録

戶部尚書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莒國公唐儉 碑在小陽村

冠軍大將軍贈代州都督許洛仁 碑在儀門村 京兆金石録碑龍朔二年立

右武衛大將軍東萊郡公贈荆州都督公孫武達

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李孟嘗

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大將軍贈荊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贈右衛大將軍郯國公姜確曾孫皎 晦 于志寧撰碑僧智辨書 金石錄碑以貞觀十九年十月立
左領軍大將軍贈荊州都督號國公張士貴子簡 孫柔 京兆金石錄碑以貞觀二十一年十月立
右武衛將軍丹陽郡公贈幽州都督李容師
石錄碑顯慶中立
左屯衛大將軍潞國公薛萬均
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武陽縣公李大亮
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大安縣公閻立德
左衛大將軍贈荊州都督范陽郡公張延師
左衛大將軍贈特進并州都督芮國公豆盧寬李義府撰碑在西峪村
贈幽州都督平原郡公長孫敞無忌從父 京兆金石錄墓有碑永徽中立
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贈輔國大將軍竇國

公史大柰
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畢國公阿史那社尒子道眞
贈輔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涼國公契苾何力
贈鎮軍大將軍薛國公阿史那忠碑在西峪村 集古錄目上元二年十月立
天策府記室參軍贈太常卿汾陰縣公薛收碑在儀門村 金石錄碑以永徽八年八月立
散騎常侍贈大常卿陽翟縣侯褚亮碑隸書撰人名氏皆闕
散騎常侍贈太常卿豐城縣男姚思廉
國子祭酒贈太常卿曲阜縣子孔穎達于志寧撰碑 金石錄世傳虞世南書據碑穎達卒時世南之亡久矣蓋規摹世南者也 集古錄目碑以貞觀二十一年立
國子祭酒贈禮部尚書新野縣公張後胄李義府撰碑在西峪村 復齋碑錄碑以顯慶三年三月立在昭陵 以上見新舊唐書傳
左武侯將軍贈荊州都督劉國公張公謹僧法琳撰碑蘇敬書 京兆金

石錄碑永徽中立

大將軍芮國公豆盧承業（宰相世系表承業寬之子馬氏通考陪葬姓氏又有豆盧承基表無其人當即是承業疑子孫避明皇諱也）

大將軍涼州都督周國公鄭仁泰

大將軍雁門公梁建方

原州都督李正朝（一作明）

輔國大將軍史奕

左監門衛大將軍賀拔儼

輔國大將軍嘉國公周仁護

輔國大將軍阿史那德昌

驃騎將軍乙速孤晟（金石錄麟德元年二月）

大將軍可汗阿史那步眞

金吾衛大將軍梁敏（暢整書碑京兆金石錄碑顯慶三年立）

吏部尚書馬載（周子錄碑咸亨中立京兆金石）

戶部尚書房仁裕

殿中監唐素會

光祿卿姜遐（姪郯公晞撰碑）

司衛卿尉遲寶琳（許敬宗撰碑王知敬書集古錄目琳字元瑜敬德之子碑以咸亨元年正月立）

尉遲寶琪（以上京兆金石錄）

魏州刺史王壽（集古錄目壽字波利越雋邛都人仕唐爲內給事官至魏州刺史貞定縣公謚曰忠碑以永徽中立）

金州刺史豆盧貞松（宰相世系表豆盧寬之孫曰貞松官宗正卿爵中山公）

寧州刺史賈義節

衛州刺史蕭業（京兆金石錄總章二年）

乙速孤行儼（劉憲撰碑白義晫八分書在叱干村）

乙速孤昭祐（苗神客撰碑釋行滿書在叱干村）

太宗尚服宗道（京兆金石錄慕誌貞觀十四年立）

內侍張阿難（碑在西峪村）

江夏王道宗

禮部侍郎孔志約（宰相世系表作惠）

工部侍郎孔元惠（宰相世系表作惠元官國子司業）

吏部侍郎姜晦

太常卿姜皎

衛尉卿魏叔玉（宰相世系表作子官光祿少卿）

秘書監岑景倩（宰相世系表景倩文本之子官麟臺少監衛州刺史昭文館學士倩字疑譌）

宗正卿李芝芳（宗室表淮安靖王神通之孫載之次子客之芳承祖子也）

光祿卿房光義

原州別駕房暉

咸陽縣丞房曜

衛尉卿房光敏

閬州刺史房誕

清河郡主壻贈鴻臚卿竇庭蘭（宰相世系表官衛尉少卿）

洪州刺史吳黑闥

晉州刺史裴藝（金石錄碑以貞觀二十三年立京兆金石錄上官儀撰褚遂良書）

寧州刺史竇義節（宰相世系表作虢州刺史）

吏部郎中馬覬（宰相世系表周之孫載之次子）

原州都督李政明（宰相世系表作正明靖之弟）

臨淮公李規

西平郡王李琛（宗室表襲武邵王西平王安之子河間王孝恭之兄也）

簡州刺史李震

大將軍薛咄摩

大將軍蘇泥熟（醴泉志作光熟）

大將軍阿史那道真

大將軍賀蘭整

岑文本子方倩[宰相世系表]文本二子曼倩景倩曼倩襲長寧公官雍州長史曰方倩誤蓋書舄下從方遂譌爲方倩也

大將軍張世師[醴泉志作張大師]按宰相世系表張後脩子止有律師小師統師彥師道師而無世師大師

大將軍聊琊王駢

大將軍懷德公于伯億[醴泉志作牛伯億]

大將軍李森

大將軍公孫雅靖

聊琊公王珍

常州公李倩[宗室表常州司馬懷節第四子]

千金公李俊

中山王李据[宗室表蔣王惲之孫建寧公休道之子]

汝州別駕房漸

左清道率房恒

雍州長史李弼

原州都督史幼虔

陝王府司馬史爲謙

將軍斛斯正貴

將軍徐定成

將軍康野

將軍元思玄

將軍李承祖[宗室表左武衛將軍蔡國公]

將軍薛承慶

右衛郎將軍尉遲昱

左衛郎將軍姜昕

心即將殷承爽

右監門將軍執失善

左金吾將軍房先忠
橫野軍都督拔野鐵
都督渾大寧（宰相世系表作左衛率府率）
于闐王尉遲光
將軍仇懷古（醴泉志作懷遠）
將軍杜君綽
將軍麻仁靖
將軍何道
將軍楊思訓
右衛大將軍李思摩
薩寶王贊普
新羅王眞德（以上見文獻通考）

乾學案唐之昭陵既許功臣密戚陪塋矣又許陪陵者子孫從葬故見於紀傳者冗雜無次馬氏通考凡一百五十五人醴泉縣志八一百六十七人通考不列杜如晦而有于闐薩寶新羅諸王考新羅王眞德之亡史但言遣使至其國弔祭不聞其陪葬也薛仁貴卒傳云護喪還鄉里墓碑在安邑而醴泉志以爲陪葬誤今據新舊史所書者列於前而陳思寶刻叢編有墓碑可信者次之通考又次之

高宗乾陵

舊唐書弘道元年十二月己酉帝崩于貞觀殿文明元年八月庚寅葬于乾陵

乾學案新唐書高宗之崩其日丁巳未詳孰

是

唐地理志文明元年析醴泉始平好時武功豳州之永壽置奉天縣以奉乾陵陵在北五里梁山

元和郡縣志梁山高宗乾陵所在因名曰奉天縣其山即禹貢治梁及岐又古公踰梁山及秦立梁山宮皆此山也

太平寰宇記乾陵唐高宗與則天后同一陵在乾州西北五里

舊唐書則天后武氏神龍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崩于上陽宮之仙居殿二年五月庚申祔葬乾陵

唐會要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后于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案天元房録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鐫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玄宮即徃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爲害益深又以脩築乾陵之後國頻有難遂至則天皇后權萬機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則古昔在禮經緣情爲用無足依準況今事有不安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同天假然循機享德亦在時文但陵墓所安必資勝地後之脩嗣用託靈根或有不安後嗣固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頹綱於乾陵之旁更擇吉

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義又成固本之業伏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前脩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塗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爲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立葬經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永固伏望少迴天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割私情之愛社稷長享天下久安疏奏下百官詳議尋有勅準遺詔葬之

唐書陳子昂傳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壯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鬥吐蕃西老千里贏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饉百姓荐饑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贏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癉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鏟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耗遺噍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爲盜賊揭挺叫嘯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邪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

義陽公主
新都公主
永泰公主（唐書公主傳竹張易之爲武后所殺帝追贈以禮改葬號墓爲陵）
安興昭懷公主
特進王及善
中書令薛元超
特進劉蕃禮
尚書左僕射贈司空并州大都督豆盧欽望
左僕射楊再思
右僕射劉仁軌
左衛將軍李謙行
左武衛將軍高侃
中宗定陵

北對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
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廩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
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聚
敖倉一杯粟陛下何與遏之武后奇其才擢麟臺正
字
五代史温韜爲節度使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内
者悉發掘之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乾陵陪葬
章懷太子賢
懿德太子重潤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邠王守禮

舊唐書景龍四年六月壬午帝崩于神龍殿十一月己酉葬于定陵

永和郡縣志定陵在富平縣西北十五里龍泉山

唐書和思順聖皇后趙氏神龍元年追謚曰恭皇后中宗崩藏靈事韋庶人不臣不得祔有司加上尊謚以后祔定陵

定陵陪葬

節愍太子重俊

睿宗橋陵

唐書延和元年八月立皇子爲皇帝自尊爲太上皇開元四年六月崩于百福殿十月庚午葬橋陵

長安志橋陵在奉先縣西北三十里豐山封內四十里陪葬太子三公主二

馬端臨曰致堂讀史管見言明皇於睿宗孝養素薄故其崩也五月而遽葬以爲薄於其親然愚嘗考之自漢以來並未嘗守天子七月而葬之制如隋以前歷代葬期多只在一兩月之內蓋以預規山陵而嗣君又急於從吉故也雖至孝如晉武帝魏孝文亦迫於其臣下之請不免徇近代之制惟以禍亂不克葬者方有數月之淹如梁武帝父子是也至唐高祖崩五月而葬則以升遐之後方營山陵故也遲或速大槩不越五六月雖少遲於前代虞世南諫疏可見及太宗預爲壽藏則又不及五月終未能復古禮明皇蓋亦循故事耳致堂豈未之考邪

舊唐書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爲則天所殺景雲元年追謚招魂葬于東都城南陵曰惠陵睿宗崩遷祔橋陵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追謚招魂葬于都城之南陵曰靖陵睿宗崩祔葬橋陵

朱熹尊曰肅明昭成二后皆爲則天所害莫知其尸所在先招魂葬于城南後遷祔橋陵故杜工部詩云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又云豈徒鄒備享尚謂求無形蓋詠其實此工部所以號詩史也

橋陵陪葬

惠莊太子撝

惠文太子範

惠宣太子業

昭儀唐氏〔京兆金石録睿宗昭儀晉昌唐氏碑景雲中立〕

宜城公主

金城公主

長寧公主

成安公主

定安公主

鄫國公主〔訪碑録張説撰碑明皇八分書開元中立〕

彭國公主

乾學案橋陵陪葬宋次道長安志謂太子三公主三馬氏通考三太子不書書節愍太子重俊然重俊乃陪葬定陵者至通考所載公主七人疑其四亦陪葬他陵者也

宗泰陵

舊唐書上皇移居西内上元二年四月甲寅崩于神龍殿初上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鳳翥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我千秋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至是追奉先言以創寢園廣德元年三月辛酉葬于泰陵

唐地理志泰陵在奉先縣東北二十里金粟山

舊唐書貞順皇后武氏賜號惠妃開元二十五年薨贈皇后葬于敬陵

集古録目貞順皇后武氏碑玄宗御製御書字爲八分皇太子亨題以天寶十三年四月立

京兆金石録貞順武后碑陰記從子武就撰王膺行

書建中二年

舊唐書元獻皇后楊氏生肅宗開元十七年薨葬細柳原至德二載追冊爲元獻皇后寶應二年正月祔葬泰陵

揮麈録乾德四年泰陵置守陵二戶三年一祭肅宗建陵憲宗景陵宣宗貞陵同泰陵陪葬

贈揚州大都督高力士

肅宗建陵

舊唐書寶應元年四月乙丑上崩于長生殿三年三月庚午葬于建陵

唐地理志建陵在醴泉縣東北十八里武將山一名馮山

舊唐書章敬皇后吳氏生代宗薨葬于春明門外代宗即位之年羣臣以肅宗山陵有期準禮以先太后祔靈廟宰臣郭子儀等表上尊謚曰章敬皇后二年三月祔葬建陵

文獻通考貞元十四年命有司脩葺陵寢以昭陵舊宮先因火焚毀故詔百官詳議議者多云舊宮既被焚燹請移就山下或有議請脩舊宮者上意亦不欲移由是復以山上爲定於是請左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完脩八陵使及所司計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不復創造但脩葺而已

建陵陪葬

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冶會要元和九年左金吾衛大將軍郭劍奏亡祖子儀陪葬建陵欲於墳所種植松楸敕如遇

年月通便陵寢脩營
宜令所司許其種植

代宗元陵

舊唐書大曆十四年五月辛酉上崩于紫宸上内殿
十月己酉葬于元陵在冨平縣西北四十里檀山

元和郡縣志元陵在冨平縣西北四十里檀山
冊府元龜建中元年德宗即位將厚奉元陵刑部員
外郎令狐峘上疏曰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山
陵之誡垂之史冊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
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
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于畢陌無丘隴之處漢文葬
于霸陵因山谷之勢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
悌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親皆從儉慤宋文公始爲
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莒春秋書爲不臣
秦始皇驪山魚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珍寶之藏不
可勝計千載非之宋桓魋爲石槨夫子曰不如速朽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
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漢文帝霸陵皆
用瓦器不以金銀爲飾由是觀之有德者葬逾薄無
德者葬逾厚昭然可覩矣陛下臨御天下聖政日新
減膳節用有司給物悉依元祐利於人也遠方厎貢
唯供祀事薄於已也獨六月一日制文云緣應山陵
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誠仁孝之
德切於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禮陛下每下明
詔發德音追蹤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口有
違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競於奢侈者也臣又伏讀
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陛下恭順先志動無

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也疏奏優詔從之

德宗崇陵

舊唐書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巳上崩于會寧殿
永貞元年十月己酉葬于崇陵昭德皇后王氏祔焉
元和郡縣志崇陵在雲陽縣東二十里
唐地理志崇陵在雲陽北一十五里嵯峨山
唐書昭德皇后王氏生順宗冊號淑妃貞元三年妃
久疾帝念之遂立爲皇后冊禮方訖而后崩葬靖陵
置令丞如他陵臺永貞元年改祔崇陵
舊唐書韋賢妃初爲良娣貞元四年冊爲賢妃及德
宗崩請於崇陵終喪紀因侍于寢園元和四年薨

順宗豐陵

舊唐書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之
咸寧殿秋七月壬申葬于豐陵
元和郡縣志豐陵在富平縣東北三十三里舊金山
舊唐書韋莊憲皇后王氏生憲宗冊爲良娣永貞內禪
冊爲太上皇后元和十一年三月崩于南內之咸寧
殿其年八月祔葬于豐陵

憲宗景陵

舊唐書元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上崩于大明宮之
中和殿五月庚申葬于景陵
唐地理志景陵在奉先縣西北二十里金熾山
唐書懿安皇后郭氏生穆宗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
后敬宗立號太皇太后宣宗立后暴崩有司上尊謚
葬景陵外園○孝明皇后鄭氏生宣宗及即位尊爲
皇太后懿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咸通六年崩葬景陵

旁園

景陵陪葬

惠昭太子寧

賢妃王氏

穆宗光陵

〔唐書〕長慶四年正月壬申帝崩于清思殿十一月庚申葬于光陵

〔唐地理志〕光陵在奉先縣北十五里堯山

敬宗莊陵

〔唐書〕恭僖皇后王氏生敬宗長慶時冊爲妃敬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會昌五年崩有司上尊謚葬光陵東園○貞獻皇后蕭氏生文宗大中元年崩八月庚子葬光陵

敬宗莊陵

〔唐書〕寶曆三年十二月中官劉克明反辛丑帝崩大和元年七月癸酉葬于莊陵

〔唐地理志〕莊陵在三原縣西北五里

莊陵陪葬

悼懷太子晉

文宗章陵

〔唐書〕開成五年正月辛巳帝崩于太和殿八月壬戌葬于章陵

〔太平寰宇記〕章陵在富平縣西北二十里

武宗端陵

〔唐書〕會昌六年二月甲子帝崩于大明宮八月壬申葬于端陵

〔太平寰宇記〕端陵在三原縣東十里

唐書賢妃王氏初進號才人帝欲立爲后李德裕曰
才人無子且家不素顯恐詒天下議乃止帝不豫才
人侍左右帝熟視曰吾氣奄奄情慮耗盡願與汝辭
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及帝崩即自經幄下宣
宗貞陵

唐書大中十三年八月癸巳帝崩于咸寧殿咸通元
年二月丙申葬貞陵

太平寰宇記貞陵在雲陽縣西北四十里

貞陵陪葬

婕妤柳氏

懿宗簡陵

舊唐書咸通十四年六月帝不豫七月戊寅疾大漸
辛巳遺詔當舉薄葬之禮宜遵漢魏之文其山陵制
度務在儉約並不得以金銀錦繡文飾表具

唐書七月辛巳帝崩于咸寧殿乾符元年二月甲午
葬簡陵

太平寰宇記簡陵在富平縣西北四十五里

僖宗靖陵

唐書文德元年三月癸卯帝崩于武德殿十月辛卯
葬于靖陵

太平寰宇記靖陵在蒲城縣界乾州東北一十里與
乾陵相接隔豹谷去長安一百五十里

昭宗和陵

舊唐書天祐元年八月壬寅朱全忠弒昭宗于椒殿
二年二月己酉葬于和陵

太平寰宇記昭宗陵在緱氏縣東北五里

唐地理志和陵在緱氏縣太平山本懊來山天祐元年更名

景宗温陵

舊唐書天祐五年二月帝爲全忠所害謚哀皇帝以王禮葬于濟陰縣之定陶鄉明宗時就故陵置園邑有司請謚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

唐書陵曰温陵

五代會要曹州温陵例下本州府官朝拜

附

孝敬帝恭陵

唐書孝敬皇帝弘顯慶元年立爲皇子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詔謚孝敬皇帝葬緱氏墓號恭陵制度盡用天子禮帝自製睿德紀刻石陵側營陵工費鉅億人厭苦之投石傷所部官司至相率亡去

太平寰宇記恭陵在緱氏縣東北五里

讓帝惠陵

唐書讓皇帝憲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内失望臣以死請帝嘉憲讓遂許之開元二十九年薨葬橋陵旁號其陵曰惠陵

唐地理志惠陵在奉先縣西北十里

奉天帝齊陵

唐書奉天皇帝琮天寶十載薨贈太子謚靖德肅宗立進謚奉天皇帝妃竇氏爲恭應皇后詔尚書右僕射裴冕持節改葬墓號齊陵

唐地理志齊陵在昭應縣東一十六里

承天帝順陵

唐書承天皇帝倓貶齊王大曆三年有詔以倓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排衆議於中興有功進謚承天皇帝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爲恭順皇后冥配焉葬順陵

唐地理志順陵在咸陽原

諸道石刻録承天皇帝墓文常袞撰徐浩書代宗大曆二年立

京兆金石録承天皇帝子新平郡王儼墓誌常袞撰永泰元年立

貞懿皇后莊陵

唐書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册貴妃生韓王迥大曆十年薨追號爲皇后帝悼思不已殯内殿累年不外葬後三年始詔於都左治陵欲朝夕望見之補闕姚南仲諫而止乃葬莊陵之園（獨孤皇后所生也）

舊唐書華陽公主祔于莊陵

册府元龜代宗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上悼痛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右補闕姚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輿櫬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没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令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向隅滿堂不樂況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謐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

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
惟陛下熟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
宣懿皇后福陵
唐書穆宗宣懿皇后韋氏生武宗長慶時冊爲妃武
宗立妃已亡追冊爲皇太后有司奏太后陵宜別制
號帝乃名所葬園曰福陵
唐地理志福陵在萬年縣東二十五里
會昌一品集李德裕上奏曰奉宣懿皇太后祔光
陵同玄宮及不移福陵只祔廟何者爲便商量奏來
者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因山久固
僅二十年福陵近又脩崇足彰嚴奉今若再因合祔
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
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
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違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
先后昭配之德既遵舊典尤愜衆情臣等商量祔太
廟不移福陵實爲允便
元昭皇后慶陵
唐書宣宗元昭皇后鼂氏大中中薨懿宗追冊爲皇
太后自建陵曰慶陵
惠安皇后壽陵
唐書懿宗惠安皇后王氏咸通中冊號貴妃生普王
七年薨王即位是爲僖宗追尊皇太后祔主懿宗廟
即其園爲壽陵
文獻通考後唐同光三年六月勑壽陵等一十陵一
例脩掩
恭獻皇后安陵

唐書懿宗恭憲皇后王氏生昭宗追號皇太后即故
葬號安陵
後梁興極陵
五代會要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宣光皇帝黯廟號肅
祖葬興極陵在單州碭山縣
乾學案興極陵本後梁追崇其先世之墓王
明清揮麈錄謂朱梁太祖葬興極陵在伊闕
縣誤矣
永安陵
五代會要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光獻皇帝茂林廟號
敬祖葬永安陵在單州碭山縣
光天陵
五代會要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昭武皇帝信廟號憲
祖葬光天陵在單州碭山縣
咸寧陵
五代會要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文穆皇帝誠廟號烈
祖葬咸寧陵在單州碭山縣
太祖宣陵
五代春秋乾化二年六月戊寅皇子友珪弒逆帝崩
于寢殿十一月甲寅葬于宣陵
五代會要陵在洛京伊闕縣
末帝墓
五代春秋龍德二年十月辛未朔晉師迫京師戊寅
帝崩于建國樓下
通鑑辛巳莊宗詔王瓚收友貞尸殯于佛寺漆其首
函之藏于大社

〔五代會要〕晉天福二年安從進收葬之

〔揮麈録〕梁末帝葬伊闕縣

後唐永興陵

〔五代會要〕同光元年閏四月追尊昭烈皇帝祔太廟

號懿祖葬永興陵在代州雁門縣

長寧陵

〔五代會要〕同光元年閏四月追尊文皇帝國昌廟號

獻祖葬長寧陵在代州雁門縣

朱彝尊曰代州柏林寺東有斷碑題額尚存曰唐故左龍武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諱國昌字德興世爲隴西沙陀人偉姿容善騎射蓋晉王克用之父朱邪赤心也歐陽永叔去五代甚近又篤好金石又列於沙陀世次云不得詳其作後唐紀國昌字德興紀示遺之蓋未見是碑也

建極陵

〔五代會要〕同光元年閏四月追尊武皇帝克用廟號

太祖葬建極陵

〔明一統志〕在代州西一十里金天眷初盜發之守墳僧言之郡守守夢王告云吾墓中有酒盜飲之唇皆黑可用此捕之明日獲盜寺僧居其半

坤陵

〔五代會要〕後唐太祖皇后曹氏同光三年七月崩謚曰正簡十月葬于坤陵初欲祔於代州太祖園陵中書門下奏議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不當異南北洛陽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且漢代諸陵皆近秦雍國朝陵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還洛之後園陵皆在河南兼勅勳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尚在祔葬代州理未爲允從之

莊宗雍陵

〔五代春秋〕同光四年四月丁亥朔郭從謙弒逆帝崩

于絳霄殿天成元年七月葬于雍陵

〔五代史注〕帝尸爲伶人焚之明宗入洛得其骨燼葬之河南新安縣號雍陵

〔五代會要〕陵在洛京新安縣至晉天福二年正月以犯廟諱改爲伊陵

〔揮麈録〕後唐莊宗葬伊陵在新安縣

遂陵

〔五代會要〕明宗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恭皇帝聿廟號惠祖葬遂陵在應州金城縣

衍陵

〔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靖皇帝敎廟號毅祖葬衍陵在應州金城縣

奕陵

〔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靖皇帝琰廟號烈祖葬奕陵在應州金城縣

慶陵

〔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成皇帝霓廟號德祖葬慶陵在應州金城縣

朱彝尊曰應州城南三十里有馬神祠祠前施食臺刻石列八卦於旁又書二十八宿字取石覆而觀之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郛府君墓誌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此則其墓盖屯考後唐家人傳無官汾州刺史者惟明宗之父霓嘗贈汾州刺史見冊府元龜又葬于應州其爲霓墓銘無疑也史稱明宗無姓氏太祖養以爲子不知其父冒姓朱邪者久矣後明宗即位謚其考曰考成廟號德祖陵曰慶陵其時祠官之守春秋之祭山陵之封土必崇敦意爲人所發千載之下并石函亡之而僅存其蓋也

明宗徽陵

〔五代春秋〕長興四年十一月戊戌帝崩于雍和殿清泰元年四月丙申葬徽陵

〔五代會要〕陵在洛京洛陽縣

〔揮麈録〕明宗葬嶽陵在洛陽東北

閔帝墓

〔五代會要〕長興四年十二月即位應順元年四月廢爲鄂王其月九日遇弑于衛州晉天福元年十二月葬嶽陵之封中

末帝墓

〔五代會要〕應順元年四月即位清泰三年閏十一月遇難崩于後樓晉天福元年十二月葬嶽陵之封中

〔五代史注〕帝自焚死晉高祖葬其骨燼于嶽陵域中

後晉義陵

〔五代會要〕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安皇帝景廟號靖祖葬義陵

惠陵

〔五代會要〕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簡皇帝郴廟號肅祖葬惠陵

康陵

〔五代會要〕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平皇帝昱廟號脊祖葬康陵

昌陵

〔五代會要〕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元皇帝紹雍廟號憲祖葬昌陵在北京晉陽縣

高祖顯陵

〔五代春秋〕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崩于鄴都保昌殿十一月葬顯陵

〔揮麈録〕石晉高祖葬顯陵在壽安縣

明一統志在交城縣西北六十里

後漢懿陵

〔五代會要〕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明元皇帝湍廟號文祖葬懿陵無陵所遥申朝拜

沛陵

〔五代會要〕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恭僖皇帝昺廟號德祖葬沛陵無陵所遥申朝拜

威陵

〔五代會要〕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昭獻皇帝儼廟號翼祖葬威陵在北京晉陽縣

肅陵

〔五代會要〕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章聖皇帝瓌廟號顯祖葬肅陵

高祖睿陵

〔五代春秋〕乾祐元年正月丁丑帝崩于萬歲殿十一月壬申葬睿陵

〔五代會要〕睿陵在洛京鄜城縣

隱帝穎陵

〔五代會要〕乾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帝爲郭允明弒于京北之趙村周廣順元年八月十二日葬穎陵在許州陽翟縣

後周温陵

〔五代會要〕廣順元年七月追尊睿和皇帝璟廟號信祖葬温陵無陵所遥申朝拜

齊陵

〔五代會要〕廣順元年七月追尊明憲皇帝諶廟號僖祖葬齊陵無陵所遥申朝拜

朗陵

五代會要廣順元年七月追尊翼順皇帝蘊廟號義祖葬朗陵無陵所遥申朝拜

欽陵

五代會要廣順元年七月追尊章肅皇帝簡廟號慶祖葬欽陵

太祖嵩陵

五代春秋顯德元年正月壬辰帝崩于滋德殿四月葬嵩陵

太平寰宇記嵩陵在新鄭縣自然山下

文獻通考先時帝屢戒晉王曰昔我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徒役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脩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于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我我不福汝

歐陽修曰厚葬之敝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向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録不書其葬之厚薄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通天絳紗袍各二其一於京師其一於澶州又葬其劒甲各二其一於河中其一於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世宗慶陵

五代春秋顯德六年六月癸巳帝崩于萬歲殿十一月壬寅葬慶陵

太平寰宇記慶陵在鄭州管城縣界

恭帝順陵

五代會要顯德七年二月禪位于宋開寶六年春崩于房陵葬順陵在慶陵之側

東都事畧開寶六年冬十月甲申葬周恭帝于順陵

附

吳興陵

五代史天祐二年十一月楊行密卒子渥立溥僭號追尊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紹陵

五代史行密卒渥嗣立天祐五年紀祥縊殺之溥僭號追尊爲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肅陵

五代史渥死隆演以次當立即吳王位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二年五月卒弟溥立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南唐永陵

江表志南唐高祖姓李唐鄭王琯屬之派受禪國稱唐在位七年廟號烈祖謚曰孝高皇帝陵曰永陵

玉壺清話南唐先主昇祖尊謚曰孝高皇帝議者以先主繼唐昭宗之後號當稱宗韓熙載建議以謂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今先主中興之君也宜當稱祖衆是之遂上廟號曰烈祖陵曰永陵

順陵

江表志元宗名景在位十九年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陵曰順陵

前蜀永陵

蜀檮杌王建僭即僞位劉大蜀光天二年六月薨僞
謚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後蜀和陵
五代史孟知祥卒謚爲文武聖德英烈孝明皇帝廟
號高祖陵曰和陵
南漢德陵
五代會要開平四年四月進封劉隱爲南海王
十國春秋乾化元年三月丁亥王薨乾亨元年追尊
曰襄皇帝廟號烈宗陵曰德陵
康陵
十國春秋乾亨元年八月王即皇帝位于番禺改廣
州爲興王府大有十五年三月丁丑殂謚天皇大帝
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
陵中以鐵鋼之不可啓
廣東通志明崇禎元年秋九月廣州番禺縣城東二
十餘里雷出地成穴耕者梁父投以巨石空洞有聲
復內一雄雞其中伺守至夜聞雞鳴無恙乃率子弟
入見金人如翁仲者數輩環侍舉之各重十五六斤地
中二金像冕而坐若王者與后之儀各五六十斤地
皆金鑾珠貝築之有鏡一自發光燭暗中日月矧一
硯池中有玉魚遊動其他異物甚多不可指識但先
攜鏡歸家光動鄰舍亟碎之鄰人賢爭往趨白官邑
有司并拘繫之亟臨其地搜發公私交取無餘中一
棺已爲掘者所糜稍存齒骨隧道二輦如城高五尺
深三丈中有碑文始知爲南漢王塚文曰維大有十
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念四日丁丑高祖天皇

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文多破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柱國盧應勅撰并書

昭陵

〔五代史〕劉晟自言知星未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于城北運甓爲壙晟親臨視之是秋卒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臣秦蕙田 恭纂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葬考十

山陵四

宋僖祖欽陵

〔東都事畧〕建隆元年三月壬戌有司上皇高祖文安府君謚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高祖妣崔氏謚曰文懿皇后陵曰欽陵

順祖康陵

〔東都事畧〕建隆元年三月有司上皇曾祖中丞府君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曾祖妣桑氏謚曰惠明皇后陵曰康陵

翼祖定陵

〔東都事畧〕建隆元年三月有司上皇祖驍衛府君謚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祖妣京兆郡夫人劉氏謚曰簡穆皇后陵曰定陵

〔宋史禮志〕順祖翼祖皆葬幽州至眞宗始命營奉二陵遂以一品禮葬河南縣制度比安陵減五分之一石作減三分之一尋改定陵曰靖陵

宣祖安陵

〔東都事畧〕建隆元年三月有司上皇考武清府君謚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

〔宋史禮志〕安陵在京城東南隅乾德初改卜河南府鞏縣西南四十里訾鄉鄧封村以司徒范質爲改卜使使學士竇儼禮儀使中丞劉温叟儀仗使樞密直學士薛居正鹵簿使太宗時尹開封爲橋道頓遞使質尋免相以太宗兼轄五使事修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十九尺南神門至乳臺乳臺乳臺至鵲臺皆九十五步長九十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每面乳臺高二十五尺鵲臺增四尺神牆高九尺五寸環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角闕

〔東都事畧〕宣祖昭憲皇后杜氏建隆二年崩于滋德殿謚曰明憲葬安陵乾德二年改卜安陵更謚曰昭憲合祔安陵

〔文獻通考〕安陵陪葬子孫一百二十一墳

太祖永昌陵

〔東都事畧〕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帝崩于萬歲殿明年四月乙卯葬永昌陵

〔宋史禮志〕陵在鞏縣祔宣祖

〔東都事畧〕太祖孝憲皇后賀氏周顯德五年崩葬安陵之西北

孝明皇后王氏葬于安陵之北

〔宋史禮志〕孝明孝憲二后乾德元年十二月時議改卜安陵于鞏并以二后陪葬焉皇堂之制下深四十五尺上高三十尺陵臺再成四面各長七十五尺神牆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南神門至乳堂四十五步高二丈三尺四月九日葬孝憲于安陵之西北孝明于安陵之北

乾學案宋時皇后如宣祖昭憲杜后合祔安陵爲行前代之禮而太祖之孝明孝憲二后一葬宣祖安陵西北一葬安陵之北孝章宋后亦不同兆域太宗皇后尚有葬安陵西北者章獻明肅劉后亦葬眞宗永定陵西北隅當時禮官不主祔葬今采録宋時皇后葬地並附著於帝後以便考覽也

〔宋史禮志〕孝章皇后宋氏至道元年四月崩六月上謚曰孝章皇后以歲忌權攢于趙村沙臺三年正月祔葬永昌陵之北皇堂陵臺神牆乳臺鵲臺並如孝明園陵制度

〔文獻通考〕永昌陵陪葬子孫一十五墳

太宗永熙陵

〔東都事畧〕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帝崩于萬歲殿十月己酉葬永熙陵

〔宋史禮志〕永熙陵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置衛士五百人于陵

〔東都事畧〕太宗淑德皇后尹氏早崩葬于孝明陵之西北○懿德皇后符氏葬于安陵之西北○明德皇后李氏祔葬永熙陵○元德皇后李氏以眞宗生母祔葬永熙陵

〔文獻通考〕元德皇后李氏以至道三年十月追尊先殯于普安禪院咸平元年議改卜園陵二年命使按行園陵地議立陵名禮官言周顯德末都省檠議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謂之附葬漢呂氏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同塋兆而無名號又唐穆宗二后王氏生敬宗蕭氏生文宗並附葬光陵之側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內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永熙陵陪葬子孫八墳

眞宗永定陵

〔東都事畧〕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于延慶殿冬十月己酉葬永定陵

〔宋史禮志〕山陵按行使藍繼宗言據司天監定永安縣東北六里曰卧龍岡堪庀山陵詔雷允恭覆按以聞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

〔文獻通考〕始丁謂請名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縣名也宣祖陵止名安陵又翼祖已名定陵于是復改翼祖陵爲靖陵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宋史后妃傳〕眞宗章懷潘皇后端拱二年五月薨葬永昌陵之側陵名保泰○章穆郭皇后景德四年崩葬永熙陵之西北

〔宋史禮志〕章獻明肅皇后劉氏明道二年三月崩于

寶慈殿司天監詳定山陵制度皇堂深五十七尺神牆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乳臺高一丈九尺至南神門四十五步鵲臺高二丈三尺至乳臺四十五步十月五日葬永定陵之西北隅

宋后妃傳李宸妃生仁宗章獻以爲己子仁宗不自知爲妃所出也明道元年薨章獻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獨坐簾下召呂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何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儻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夷簡請治喪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斂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崇勳如其言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死以非命仁宗號慟尊妃爲皇太后謚曰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往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陪葬永定陵慶曆中改謚章懿

禮志章惠皇后楊氏明道三年十二月崩四年二月葬永定陵之西北隅

仁宗永昭陵

東都事畧嘉祐八年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寧殿冬十月甲午葬永昭陵

傳家集殿中侍御史司馬光言山陵擇地劄子曰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

遣使按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為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為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絶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宮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已丑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臨事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祖宗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向者國家以拘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于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偫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制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即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磚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預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按行山林使等只於永安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

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預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太約虛數及妄定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

名臣琬琰之集鄭獬上疏曰仁宗大行皇帝永昭陵依乾興制度雖未為過侈以今較昔蓋有不同乾興帑庫充積財力有餘故可以溢祖宗之舊制今國用空闕財賦不支將累歲邊備一日費之不知何年復能充補萬一歲凶民饑少有風塵之警則將何策以禦豈可以乾興為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論竊惟大行皇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玉奇異之好無犬馬游觀之樂服御至於澣濯器玩極於樸陋此天下之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為準獨不傷先帝平日積儉之德乎臣以為宜

飭有司議減節

范鎮奏曰竊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沿寶法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伏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有司傳付若衣冠器玩則請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討尋典故及命兩制官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議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既不皆納於方中亦不盡陳於陵寢謂今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實臣等謹議殿中侍御史傅堯俞乞減昭陵用度疏曰伏

聞大行皇帝山陵故事臣竊以定陵
比永昌永熙事事益增
陛下孝思無窮故取禮物極
盛者為比臣徘徊顧思感傷
陛下哀念先帝之意而
竊未敢以為得也伏惟
陛下周覽博識貫通古今至
於孝不繫於厚葬奢無益於逝者固不待臣言而後
曉所以不復遠引旁撫為蔓辭以重煩聖聽獨有一
事慮
陛下悲慕之切未遑及之故臣昧死以陳夫以
陛下之孝天下之廣俾先帝陵寢更加於真廟亦不
為難也然古先哲王多以儉薄為美者豈歉於力而
啬於財耶蓋人情不以禮節之則將無有限斷臣竊
謂送終之具得如太祖太宗先帝可以無憾奉先之
志得如太宗真宗
陛下可以無愧況乾興事體與今
不同而大行皇帝享國四十二年慈愛惻惻惟恐一

物失其所今之興役正當盛夏工限過急不能免傷
人之生物雖官給不能免勞民之力若緣定陵制度
禮物稍加裁損則傷生者坐減而勞力者易供先帝
在天之靈必將大以為慰也敢乞
陛下詳思遠慮以
禮斷情俾大行山陵取永昌永熙為例既足以終先
帝恭儉之德而奉承遺詔又足以發
陛下仁孝之道
而光昭初政一舉而衆善皆得
元豐三年程頤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臣
弼伏覩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
忍不言昧死以聞惟
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
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
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
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為之屋

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木
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
不盈尺異日以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柰何思之
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
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況老臣之心乎況
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
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
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
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
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
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
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
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
昭陵因得徹去鐵罩加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
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
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
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
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睿斷不難
辨也不遵聖訓不度時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
爲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
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
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睿之主尚能守禮法
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爲高宗子
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
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不以是事勸陛
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

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軌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恭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聾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有爲之時若更惜情顧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神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唯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程頤上富鄭公書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受命而已莫敢置思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纔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達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朽壓於椁宮於時私心皇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唯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固知無可柰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爲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以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

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狥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為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為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為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為不為爾哀哉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慄無地不宣

蘇洵上韓昭文論山陵書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宮室遊觀無所增加惟簿器皿幣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

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逾禮之費以拂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乎空虛無有一金以上　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狥近世失中之禮　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大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　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　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日　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則畧之昔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刻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如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如曰詔勅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韓忠獻遺事仁宗永昭陵葬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撗時諸使皆欲不問而掩之韓公琦正色曰不可果撗

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而致人主疑心臣下何以當責

〔宋史禮志〕慈聖光獻皇后曹氏元豐二年十月崩于壽宮命韓縝爲山陵使縝言永昭陵北稍西地二百六十步內取方六十五步可爲山陵上以迫隘詔增十步三月十日葬永昭陵

英宗永厚陵

〔東都事畧〕治平四年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秋八月癸酉葬永厚陵

〔文獻通考〕英宗崩遺詔山陵務從省約所歷郡縣無科率煩民八月葬永厚陵禮如舊制

〔名臣琬琰之集〕神宗時程頤代父上書曰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不以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忠其臣爲臣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疎賤復敢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監三王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主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惜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

又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永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狥已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

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亦

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謂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 不從儉 也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忘遠慮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 二 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 二 終之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情當大事之際乃 二 言爲忌諱莫敢議及於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 二 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承奉遺詔 ㄱ 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 制明器所需皆以瓦 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 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 古至於幼帛易 ㄴ 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 ㄱ 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常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 ㄱ 劣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 ㄴ 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 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 無厚於此者也遺體墜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陵得不窮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

言必慮無敢言　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朽以臣言爲妄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垂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

大願

乾林學士范鎮上奏曰乾德初改葬宣祖安陵之制其深五十七尺其下宮及兆域遠近之數皆稱於是時天下既定財用滋豐非不能崇高侈大以示意而榮親也蓋太祖皇帝方無事時念深思遠以爲厚葬非禮無益於孝作爲終制以示後世法也昌陵熙陵定陵昭陵雖增損不一然皆非太宗眞宗仁宗大行皇帝之意實哀毀號慕之際有司而爲是也昭陵之役距今四年中間仍以水災則公私事力爲可知也伏惟陛下抑哀毀號慕之情奉太祖之中制其今來上宮下宮及兆域之數願一以安陵爲祖使國用民力得少寬裕則四方觀聽知陛下愛民念祖之心以爲初政之美臣不勝區區之意

演繁露温公日記記英廟山陵舊制曰山陵皇堂壙石爲四壁積材木於上以卷石覆之神宗以材木有時而朽則卷石必墜於棹宮不便更令就地爲石棹以藏棹宮總管張若水恐穿地或墮陷四壁乃請於平地壙石爲棹及後山陵復土棹宮入降隧道升石棹西首御夷牀不及地一尺而止俟巳時一刻乃下仍於其上布方木及蓋條石乃設御座於蓋下闔石門出築合隧道案此則是神宗慮木久遠必朽朽必壓故專令卷石爲棹起自地上石既四周捲起交相

鈞鬬永不壓壞最爲堅耐趙州石橋正用捲石法故
大水不能齧重車不墊也神宗雖有此旨若水重役
不敢廢去舊制故捲石之上仍鋪蓋木設使蓋木朽
壞而其下自有捲石承之殆無害也

〔宋史禮志〕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哲宗元祐八年
九月三日崩于崇慶宮詔園陵依慈聖光獻太皇太
后之制紹聖元年四月一日葬永厚陵

神宗永裕陵

〔東都事畧〕元豐八年三月戊戌帝崩于福寧殿冬十
月乙酉葬永裕陵

〔宋史禮志〕紹聖四年太史請遷去、谷陵禁山民冢
一千三百餘以便國音帝曰遷、無擾乎若無所
害則令勿遷果不便國音當公官錢以資葬費

〔名臣琬琰之集〕哲宗初秘書省正字范祖禹上言臣
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
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世山陵多藏金玉故有
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武帝在位歲久
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葬爲愛君無
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獨完葬之厚
薄禍福可覩矣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
猶以爲言者欲於儉省之制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
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
見仁宗皇帝葬于昭陵有緘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
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
無益於先帝竊恐沿襲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
之必猶有可損者也昔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我

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唯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如或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志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本朝所代也臣以爲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天子之喪而幾於羸葬則太偏而不可爲繼今惟於儉制之中加省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葬知其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爲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屬

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謹録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冒旒扆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元符初著作郎周常上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用塗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質素昭示訓戒自裕陵至宣仁后寢宮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訓詔置之奉宸庫

宋史禮志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三日崩太常寺言大行皇太后山陵一行法物宜依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故事皇堂之制下深六十九尺面方二丈五尺石地穴深一丈明高二丈一尺鵲臺二各高四十一尺乳臺二各高二丈七尺神牆高一丈三尺五月六日葬永裕陵

宋史后妃傳欽成朱皇后生哲宗崇寧元年二月薨追册爲皇后陪葬永裕陵○欽慈陳皇后生徽宗帝崩守陵殿未幾薨建中靖國元年追册爲皇太后陪葬永裕陵

哲宗永泰陵

東都事畧元符三年春正月己卯帝崩于福寧殿七月壬寅葬永泰陵

禮志哲宗崩徽宗即位詔山陵制度並如元豐名臣琬琰之集陳瓘乞憫恤山陵人夫疏曰臣聞唐穆宗山陵久雨時寒役人饑凍頗甚至有持鍤抱簣而死者敬宗憫之於是治路人夫各賜之絹臣謂絹者有限之物豈得人人而與之兼諸色應奉之人例皆勞苦所可矜者非特治路人夫而已也國家自裕陵以前大事既畢之後即降德音下兩京等處凡于應奉之人悉蒙恩恤惠而不費非賜絹之比也迺者泰陵應奉之人緣雨水異常州縣督責甚於他時所以敘其情而憫其勞者亦宜加厚惟陛下留意

東都事畧昭懷皇后劉氏政和元年崩陪葬永泰陵

禮志昭慈聖獻皇后孟氏紹興元年四月崩以遺誥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葬園陵梓宮周身勿拘舊例以爲他日遷祔之便六月殯于會稽上亭鄉攢宮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尺明器止用鉛錫置都監巡檢一員衛卒百人

朝野雜記國朝自宣祖葬河南之永安其後六聖皆祔紹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崩于越州遣告權宜擇地攢殯俟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梓宮所周於身以爲

他日遷奉之便於是權殯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以香火院爲恭寧寺○昭慈之喪以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爲總護使刑部尚書胡直孺爲橋道頓遞使神武左軍都統韓世忠爲總管內侍楊公弼爲都監調三衙神武輜重越州卒千三百人穿復土不置五使永裕顯仁亦如之至高宗山陵始備五使如典禮

〔揮麈録〕昭慈聖獻皇后升遐欲建山陵外祖曾公衍議以爲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爲名俞以爲當用之

徽宗永祐陵

〔東都事畧〕靖康二年三月丁卯道君皇帝北狩紹興五年四月乙未帝崩十二年八月乙丑歸殯于龍德宮十月丙寅葬永祐陵

聞見録紹興己未春徽宗梓宮歸窆臣上陵石永固有王銍者言犯後魏明帝後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秘書省參考如銍言遂改名永祐然漢平帝後漢殤帝十國劉龔同曰康陵本朝順祖亦曰康陵後魏明帝後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安陵本朝宣祖亦曰安陵漢惠帝唐懿宗皇后同曰定陵本朝翼祖亦曰定陵前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後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元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蓋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來不避也

〔揮麈録〕紹興戊午徽宗梓宮南歸有日秦丞相當國講以永固名陵先人建言北齊叱奴皇后實名之不可犯秦大怒幾罹不測後數年易曰永祐

〔朝野雜紀〕徽宗梓宮將還宰相秦檜白令侍從臺諫

禮官尚書省集議靈駕既還當崇奉陵寢或稱攢宮
禮部員外郎眉山程敦厚希檜意獨上奏言仍攢宮
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用因山之正典則若
忘存本之後圖臣以為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於
是議者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
葬請用明德皇后故事權攢許之議狀遠引明德而
近舍昭慈似有所避也其後高宗遣告示稱攢宮迄
今循為故事○徽宗初葬五國城後七年金人乃以
梓宮還行在梓宮至寓于龍德別宮以故待漏院為
之在行宮南門外之東帝后異殿先是選人楊緯獻
書于執政李光以梓宮可還眞僞未辨左宣義郎王
之道亦遺書諫官曾統奏乞命大臣取神櫬之取下
者斷而視之然後奉安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

宮入境即承之以槨有司預製袞冕翬衣以從至則
納攢中不改斂○永祐陵在昭慈攢宮西北五十步
用地二百二十畝攢宮歲用祠祭錢八千四百餘緡
脩繕錢五千緡

〔東都事畧〕顯恭皇后王氏徽宗即位冊為皇后生欽
宗崩葬永裕陵之次○明達皇后劉氏冊拜貴妃政
和三年薨徽宗追冊為皇后陪葬惠恭皇后園○明
節皇后劉氏由才人進位貴妃宣和三年薨追冊為
皇后與明達並園

〔宋史后妃傳〕鄭皇后從上皇幸青城北遷留五年崩
于五國城謚顯肅梓宮歸入境承之以槨納翬衣其
中與徽宗合攢于會稽永祐陵○韋賢妃高宗母從
上皇北遷紹興七年遥尊為皇太后十二年歸臨安

居慈寧宮崩謚曰顯仁櫬于永祐陵之西

朝野雜紀顯仁皇后櫬宮在顯肅宮之西十九步二櫬宮舊未有禁地顯仁既葬始立四隅以二十里爲禁城凡民居丘墓皆遷之

文獻通考顯仁皇太后韋氏崩祔于永祐陵櫬宮詔兩櫬宮禁地内有遷士庶墳冢屋宇及收買士庶田産山林地段專委守臣同檢察官陵所櫬置告諭先估定實直倍數支還取人戶領毋令人吏乞覓騷擾殿中侍御史汪徹言竊惟櫬宮之地舊占百步去冬新立四隅回環不啻二十里居民悉已遷徙屋廬悉已毀撤寸土尺木率居於官今皆爲禁地而士庶丘隴錯雜其中陰陽家流或謂盡宜挑去以肅靜陵域且有内將外從天柱門三男之說或謂暫爲櫬宮不必挑去是故上貽聖慮命臣躬親前去看定臣遵奉睿訓周視四隅見得士庶墳塚原計九百三十八穴除近已挑去一百七十二穴外有七百六十六穴見存竊以櫬宮經今三十餘年無有議其非者今二十里之内乃云盡令挑移始有紛紛之論太史局各守其說皆虛誕浮誣不可取信臣請以史傳及祖宗故事明之秦樓里子死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且以天子之宮密近而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以今觀之一百二十七穴業已挑去而築實之無可柰何而見存七百六十六穴纍纍相望雖山林掩蔽皆在禁地若一旦悉令挑去恐頓泄地氣兼於人情有所未安欲下紹興府專委守

臣出榜備坐宮陵制內所載曉諭民間如對界內舊
墳有願遷出仰召保聞說經府自陳令巡尉監視聽
其遷出不願者仍舊從之
梅溪集王十朋代越帥王佐尚書上疏曰臣竊見攢
宮修造每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率以為常此固陛
下奉先極孝之心臣子所宜奉行而不懈也然臣竊
謂陵寢所在神靈是依神道貴幽理宜安靜若頻歲
修造不無震驚故古不修墓聖人非薄於其親意謂
寧親莫如寧神是乃孝之大者今攢宮棟宇已固器
用已備松柏已茂陛下崇奉之心亦可謂至矣臣欲
乞自今已後不必以三年大修每年小修為拘但令
本府常預備瓦石工匠之類以俟不時之須凡棟宇
或損則更之器用或舊則新之松柏或枯則補之如
是則工役不繁而丹雘常新歲月寖久而陵廟愈安
以昭先帝儉德之恭以稱陛下寧神之孝不勝幸甚
欽宗永獻陵
朝野雜紀欽宗之喪舉哀于天章閣南以學士院為
几筵殿遥上陵名曰永獻暨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
寢地金人許以遷奉且併歸靖康梓宮朝廷難之金
人乃以禮陪葬于鞏縣云
文獻通考孝宗乾道六年以起居郎范成大為祈請
使之金請陵寢地先時上賜宰臣陳俊卿手札曰朕
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遣泛使
就彼祈請卿以為如何可密奏來俊卿以為未可坐
罷相知福州乃遣成大行令學士院草國書以陵寢
所在欲求河南地為辭成大將行秘書少監李燾等

皆不以爲然國子博士丘密輪對論其無益啓侮上
不樂曰卿家祖先墳墓爲人占據莫亦須理會否荅
云臣但訴之不能告之上赫怒成大既出疆使還其
國書云和約再成界山河以如舊緘音遽至指斥洛
以爲言援曩時無用之文續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
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
歸之旅柩亦當並發於行塗明年遣趙惟賀金主生
辰復附國書畧曰惻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
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其後金
人徙葬欽宗于韋原而荆襄諜報乃謂金以十萬騎
奉還陵寢以來中外洶洶邊塞咸請增戍後卒無事
中興記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大赦天下詔永安軍祖
宗陵寢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西墳可差西京

留守及臺官一員日下前去躬親省視如合修奉去
處一面措置仍密具奏聞南墳委汝州守臣依此
演繁露宗子自祔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墳西墳
文獻通考建炎元年五月詔河南府鎮撫使翟興園
結本處義兵保護祖宗陵寢
北盟會編紹興九年二月以趙士儴爲朝陵使兵部
侍郎張燾副之士儴燾往西京朝陵日延見父老宣
布天子德意迨至柏城披鉏荆棘隨宜葺治展敬成
禮而還五月回行在入對燾具劄子奏曰臣竊惟國
家遭百六之災禍流海宇上及山陵臣等恭謁桓城
至於慟哭祖宗在天之靈震怒已久躬行天討得無
望於陛下上問諸陵寢若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
忘此讐上爲黯然

文獻通考時方庭實爲三京淮北宣諭使至西京先朝謁陵寢見永昌而下皆遇驚犯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流涕爲上言之由是大忤秦檜

○十月禮部言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除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園陵內並無損動內永安永昌永熙陵神臺塋列損枳橘栢株木未敢一面擅行補飾合就差所委修飾官奏告行禮詔令河南府委官如法補飾不得減裂

宋史理宗紀端平元年春正月史嵩之露布告金亡遣郭春按循故壤請奉先縣汎埽祖宗陵寢三月詔遣太常寺乇簿朱揚祖閤門祗候林拓詣洛陽省謁八陵四月詔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八月朱揚祖林拓朝謁八陵回以圖進上問諸陵相去幾何及

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上忍涕歎息